

珂

雪

叅

外

集

珂雪外集卷之十二

公安鳧隱表巾道著

籀錄

甲寅予偶抱沉痾自春徂冬不能出戶止居  
箕箒谷中長夏體中稍康見蛻籀滿地隨取  
一葉書之大約去死差近所書皆曾臆中緊  
切學問語也幸而得痊所見當不止此而就  
近日見處則止此矣以蠹取海不可言海然

未始非一滴之海也又生來所晤賢人君子  
嘉言善行理宜闡揚者恐一旦溘先朝露不  
及留之于世有所記憶亦并書之心劣腕柔  
草率見旨而已秋後體中漸泰始復料理陳  
編偶有所見畧評數語并次于師友見聞之  
後此予一年病中之工課也置之笥中已久  
幾欲付之于火更念精神所寄存之以驗學  
力識力之進否焉若以誨人則烏乎敢

學語

向來悟本體卽不知有工夫見工夫卽不知有  
本體今始知卽本體卽工夫至易簡至直捷  
喜怒哀樂之情制之便是過縱之便是不及不  
制不縱妙合其節是謂率性

從好樂憂患忿懣恐懼外看心心體何等冲粹  
平夷物來應之不失其常卽爲常動常靜常  
感常寂

守得不固全是擇得不精然否曰然擇得不精  
止因求得不切

問古人戰戰兢兢將無同有所恐懼乎曰不同  
戰兢中有恬適之趣又有所恐懼如眼中着  
物戰兢如護眼

或曰學問不離爲善去惡吾輩只踐履將去便  
是予曰善所當爲還須擇善若不擇善以惡  
爲善矣故中庸又言明善學問思辨皆所以  
擇之明之者也如今吾輩所急者只在擇善  
明善

凡易言道者皆引人以入者而非究竟之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其易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何其難  
也

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將迎意必皆心過也孔子  
老而孜孜其爲此夫

如何是不認識神爲性體性體與識神作何分  
別

自揣聰明亦有幾分而非超然于名利聲色之  
骨故難于凝道

學問到莊以蒞之乃堪作師範其陽明乎下此  
便有任情之處不堪作師

惟精者悟也惟一者脩也允執者脩不離悟理  
事一如曰執字得無太用工夫曰人心惟危  
安得不執

唐虞所傳之道心卽真心也卽人心而非人心  
學者須將道心與人心辨之極明毫無可疑  
而後可以保任

友人論學而時習之旨問學字畢竟如何說予

曰以學作覺作效皆不該我有秘語却不肯  
輕說其人苦求予曰卽汝學作時文時先生  
所說致知力行二比是也聖賢千言萬語不  
離此四字若以異教求之致知卽文殊力行  
卽普賢更無餘見矣

曾點春風沂水微有些幻趣故夫子灑然許之  
方馳求紛如時朗誦君子素位而行章便是熱  
時一服清涼散也

知有之無非幻也故瀟灑快活慮幻之復涉于



有也故戒慎恐懼

樂者道之趣也惕者樂之衛也愈惕愈樂愈樂

愈惕

惡惡揚善奉天休命此思知人所以不可不知  
天也

學人曰近日之悟道者覺少篤行予曰知與行  
是兩扇而有先後故聖賢教學者孜孜求知  
而畧行非畧行也既知則自能行也第悟後  
之行平平淡淡且又衣錦尚綱全無表暴之

意則其脩爲恐亦非俗眼所能知若作模作樣舍網露錦以悅世人則其所行多有不可信者故尚行之說亦未易言也

知而知者中知也大知若愚乃謂上知愚而愚者中愚也大愚若智乃謂下愚

天下惟機詐之人無一事可爲卽聰明可以學道而多聞勝解徒長其囂浮耳此等人疑于上智全是下愚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謂忠信之人果易得也忠信是一片平地

其上可以架樓臺殿閣不然糞壤沙泥何能  
承載

曾子省身便從爲人謀上說起何等大心卽是  
欲立欲達氣象今乃以普賢行歸之禪而不  
歸儒何也

只今要看夫子所說仁畢竟是如何若說好念  
頭便是仁仍是日下孤燈

夫子學字如學而時習之學則無所不該若博  
學審問之學分明是求之古今載藉中正與

問相對蓋古人往矣而微言未常不在典冊之中不可以爲糠粃而忽之也若無問思辨等工夫則爲博溺心耳

問如何是知止曰知爲人君當止于仁卽是知止能止于仁卽是得止也作如此解甚明不必另求玄奧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不怨不尤便是知止中定靜安慮氣象

新民之新近時儒者照本文親字解誤矣下文日新新民又可作親字解耶

聖門宗旨無過爲善去惡然觀無意無必無固  
無我則善亦不得而有也渾然是一箇空體  
此之爲至善

人不信鬼神夫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果  
何爲也體物而不可遺正見得一起心動念  
鬼神皆知之意後面說人皆以爲微矣而不  
知微處極顯人不知鬼神已先知可見要誠  
天大鬼神也故舜大德必受命祖考大鬼神  
也武達鬼神之情狀故能事死如生事亡如

存達者了達透悟之謂也合郊社宗廟之禮俱是鬼神于此知其義則已悟鬼神之情狀矣故視天下如指掌

中庸費隱章極直截而解者紆曲之夫婦可與知何費也聖人不知何隱也夫婦可與能何費也聖人不能何隱也豈惟聖人天地亦有不知不能何隱也大而天下莫能載何其費小而天下莫能破何其隱鳶飛言上魚躍言下以爲下又通乎上以爲上又徹乎下何其

費而隱故君子之道造端夫婦何其費及其  
至察乎天地又何隱

君子終日乾惕所以長蕩蕩也小人終日放恣  
所以長戚戚也蓋乾惕者樂之衛也放恣者  
憂之壑也

凡苟且貪利之人自然無威不足以帥衆而使  
人是以古之君子致謹于取捨非獨道德空  
然正功名之士所以養其威而豫以有爲也  
道無上下而人之根器有上下天下惟中人最

多驟與以上意見是上骨體是下都成狂解  
總歸無用此夫子所以慎也

學到知天纔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知我者其  
天乎天非窈冥昏墨之謂也

聖人罕言性與天道只爲人信不及耳

性與天道不是了一生的學問痴人聽此又以  
爲禪矣

太史公若信得千萬世之天伯夷傳也不消得  
十分感慨



速報之天十見二三故人多不信也

無天之罪極大然犯此罪者極多夫子曰獲罪于天分明是箇大主宰者

天爲大主持鬼神是奉行天者故易曰天且不  
能違而况于鬼神乎鬼神下天一等

學問止在見在之一日竭已之精神用之一日  
未有不足者也亦止在一日之一時竭已之  
精神用之一時未有不足者也又止在一時  
之一念竭已之精神用之一念未有不足者

也於見在一念之頃無事而不爲妄念所擾  
有事而不爲妄習所勝則性體顯行而道來  
集矣相續不絕卽證聖也

明道曰纔學便知有着力處旣學便知有得力  
處大慧示人叅學云省力是得力處與此意  
同

謝上蔡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吾輩密  
檢自己果能透得名利關否若透不得卽小  
歇不能而敢自云大歇乎

象山曰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又曰大疑則大  
進小疑則小疑予曰必生死心極切然後有  
疑大切則大疑小切則小疑

象山云元吉前入意見窠窟後入安樂窠窟學  
道畧聰明者認得現成一路便走入安樂窠  
矣甚至縱欲任情從此隨之可不畏哉

象山曰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如不  
相識古德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近世學者  
作無聖無凡聽其生滅縱有悟處亦虛見耳

慈湖曰本心雖明故習尚熟不遠而復不動如  
故夫不遠而復者悟力已深能勝習氣不然  
卽遠而復尤不可得也而况甚之又有遠而  
不復浸淫日月都不覺知者乎今吾輩自揣  
妄念之動可能不遠而復不至成事否

慈湖曰收之拾之乃成造意夫不有心收拾矣  
可聽其奔軼耶慈湖曰休之靜之猶是放心  
夫不有心休靜矣可聽其躁動耶慈湖曰精  
神何罪而收拾之予曰精神何罪而馳逐之

慈湖于元度乃應病與藥吾輩不得執藥成病也

白沙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于不自覺耳凡不知其病不知其退者皆通身麻木不仁者也

陽明先生初懲末俗卑污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後漸有流入空虛爲放言高論者先生深惜之自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此弊流傳

至今尚未艾也所云省克工夫海內高明者視之如弊糞箕不直一文錢矣

陽明先生曰德洪須透汝中本體汝中須用德洪工夫故知悟本體自有不離本體之工夫若云一悟後卽無工夫陽明所云汝中當用德洪工夫非剩語哉

陽明謂良知之說從百死千生中得來今一口說盡只愁人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以負此知或問如何實落用功曰未見良

知須要參取實實到不疑之地既有所入須有保任工夫實實要本體隨處顯現流行不是口談

陽明謂人若知此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狂念一覺都自消融真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今試看自己邪思狂念起時果能一覺悉消否如未能一覺悉消而尚觸途成滯則所謂實落用功之語亦空不可忽矣

楊慈湖斥正心章爲非孔子語且云非知道者

所作蓋以人心忿懣斷不可有若恐懼憂患  
何可無也慈湖亦未常淡味有所字耳喜怒  
哀樂人之情也但有所則將迎意必結而不  
化不立所卽忿懣亦何常不可有忿懣怒也  
人若無怒不同木石也哉

楊慈湖于小人閒居爲不善章斥曰作太學者  
其學亦陋矣小人情弊如此何足發明慎獨  
之學哉予謂爲善去惡下學聖學一也但善  
惡字有粗細耳舍此而別有慎獨之學失之



玄遠矣

年來覺改過遷善見理之後如飲食衣服不可  
頃刻離所謂歲暮天寒始愛此老人百衲被  
也

堯夫詩云沙裏有金須索揀石中韞玉奈何疑  
明真心在人身中要須細細揀別直到不疑  
之地耳卽叅求工夫

慈湖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  
酬爲靜人皆以奔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

端默爲動至理原是如此然學者未與事接亦要端坐凝神動少靜多切不得作無靜無動之說逐日下床來便如獼猴野馬去也

白沙曰此事定要覷破卽是禪家悟門

近時有講曾子啟手足章者曰未悟無生則生死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于中斯手足無所措于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啟手啟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爲心哉其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  
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予謂惟其生  
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故能得正而斃此儒  
者之脉絡也若如前不言是開天下以放逸  
之門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豈恐怖哉

二六時中道念勝則俗念衰俗念衰則道念勝  
不兩立也近日悟理未至而日日應酬俗務  
以爲無礙所謂利刀切泥畢竟有損

天理非另有一理在心上也過去不留滯卽是

過去天理未來不安排卽是未來天理見在  
不取相生愛憎卽是見在天理

宋儒多言工夫陽明而後多直指本體然必先  
見本體而後有保任功夫所謂頓悟漸脩四  
字千古真脈絡也

狂者是資質灑脫苦嚴密得去可以作聖旣至  
于聖則狂之迹化矣必謂狂卽是聖此無忌  
憚者之所淡喜也

人有胎骨帶來習氣入于骨髓貫于老少而不

可解者釋家謂之俱生惑業皆多生習熟非  
一生兩生之力也故有嗔習偏重者有慳習  
偏重者有淫習偏重者雖大聰明人且通學  
問亦未能使之頓消融也可畏也所以使人  
能爲豪傑不能爲聖賢者有以也夫又釋家  
俱生惑是多生所習分別惑是一生所習  
人生情習內各有一種偏重之處非明者不能  
見然見之而卒不能改除者蓋亦多矣譬如  
乾薪朽木加之以油稍與火近卽致洞燃非

百計防閑不能免也惟知其易蹈而難爲除  
則自己必當百倍其功千倍其功乃可收廓  
清之效知在己之難如此則在人者豈得容  
易哉自不得不寬恕也已

聖賢未必有自往必有歸

當以道之不容有者化其情之偏不當以情之  
所偏勝者附于道之內

凡學人者必先肖其病以病其偏至之處易見  
而亦易肖也傳神者面有病則易肖面無病

則難肖故學伯夷者先得其隘學柳下者先得其不恭

龍溪近溪將最上一乘十分泄漏亦是一病陽明却不如此

最上一乘是醍醐是毒藥

夫子一生入悟工夫止是學問思辨所與哀公說者已盡吐出肝膽矣外此而別有入聖之法吾不知也

虛靈二字甚妙三教總不過詮此耳

禪語

予少時一淳謹人耳偶聽格外之論得一極則  
之解便將心膽開張後來師家極力救之亦  
不能得所謂飲人狂藥責人正禮者也若非  
宿生善根將終身作業入火坑矣教後生小  
子者不可不知

不見不聞無聲無臭者却是有有形有色可名  
可指者却是無故佛性本有也而人自以謂  
無山河大地見聞知覺本無也而人自以爲



有

覺者如夢中已醒不重作夢中事也若重作夢中事畢竟不喚作醒畢竟未覺還須施功求覺此在當人生死切者自己審量

學者最忌解得宗門過量之語要參無可參言悟實未悟欲脩無可脩將此事實之無事甲裏久久都不采着是極大病

永嘉曰但覺了不施功夫覺者常覺也既然常覺何須施功

人只爲計筭未來把見在事都成廢闕

安心因物而有者也本非有也照心因妄而有者也亦非有也故曰無妄無照惟一真心

二十一二歲卽知有學卽知志學亦時有解路然見地雖是而戒定之力全無真所謂能言之鸚鵡也世念放不下習氣消不得志大而骨柔恐卒歸于無成耳言之可爲泣下

善尚不可有况惡乎戒定慧尚不可有况貪嗔癡乎脩尚不可况不脩乎此宗門中立言真

消息也切忌錯會

非不時有所省發只是脚跟立不定被外物牽引了去人心惟危真是路滑回首思之可惜好光陰都蹉跎過了也

二十歲後遇一二高明者眼力較大于往時而作業亦甚于往時四十以後稍知退步天假以年庶寡過夫

明知是一片閒田地決定要一度羸來始得古人教人看話頭等法皆羸來消息也

凡四五十而終者若知來處去處行糧素儲路  
途素明比之七八十而虛生浪死者相去千  
倍萬倍豈世眼所能知故知朝聞夕死之說  
信非欺我

靜坐息念養神不可以爲道之究竟然不息念  
養神豈當紛紛馳逐耶彼以息念養神爲禪  
者是以禪定一度當西來所傳之禪也非也  
但認知見而聽妄想之擾擾者是徒知有波  
若而不知有禪定波羅蜜者也重眼輕足者

也滿口食鹽者也亦非也

達磨所傳之禪見性也定也一見性則隨處性  
心而不爲諸妄之所誑惑得大定矣偏言悟  
者非也圭峯曾言之矣

未悟以前有爲善去惡工夫既悟以後亦有爲  
善去惡工夫未悟如逆風鼓棹既悟如順水  
張帆何謂善空諸所有是也何謂惡實諸所  
無是也

有真悟有解悟何謂真悟從現量入者是也何

謂解悟從文字入者是也

入悟之後躁者漸靜濃者漸澹急者漸緩方見學力不然悟處不到身心只成虛見

習氣可除何爲而不除但有心要除未必能除須知有從咽喉着刀之法非以習氣爲無妨而聽其橫溢也如未得消融之法亦要強制若不強制積過成惡不可揀矣凡中下根人俱從強制起馴至自然其一了百了之訣原以待上根人天下上根人能有幾非謂盡人

可以此機通也。有志立教者，毋輕逗漏焉。可染習深重之人，未始不可與言道。卽學道者，染習尚存，謂之無妨于學道，則可。然久而染習不輕，則亦無望焉耳矣。

天下事大端，屬生成多如人。一生寫字，字竟不佳。一生着棋，棋竟不高者，皆是宿根劣也。學聖學仙學佛，俱有宿根，但不欲極言之，以阻進脩之路耳。生知是宿根利者，學知是宿根鈍者，能困能勉，亦是宿根帶來。但學者旣知

宿根不如人則是誦于天者既多必勉諸人者千倍萬倍而後可回庶幾天不能限若草草功夫終爲宿根所拘也矣

學問悟本體是丹頭若無丹頭只成汞鉛既得丹頭之後却要養火十分烹鍊乃成九轉靈砂今丹書亦云大丹只是頭難得宗門中苦心叮嚀只要人識丹頭耳

塵勞之事無有了日一念起一念後續直至死日始休此皆生處不熟熟處不生何怪惟有



真學道者念起卽與截斷縱未能當下休歇  
急將此念移之話頭上叅其下或念佛或呪  
塞之使不轉入非比去久之此路熟則攀緣  
意念亦當息矣只此可出生死

古來宗宿卽種種無義語亦自有脉絡可尋明  
眼人自見不是恣意亂統人人說東海鯉魚  
一棒去也

友人論人生要結局富貴能享者亦無幾人予  
曰享富貴至七十八十者固難得然生死到

來手忙脚忙亂者等之無結局也必如夫子  
植杖曾子易簣堯夫觀化龐蘊空諸所有楊  
大年藥也不會煎楊無爲將錯將錯馮濟川  
龜哥眼赤近日羅近溪留七日而去此方是  
有結局耳

吾輩學問路途亦端入處亦穩當但無生氣力  
尚微古人所云入佛不能入魔者的有此境  
界蓋從文字入者轉處無力若大慧中峯從  
萬死一生中得來自然有力解悟之學要朋

友薰蒸自己淘鍊不然日久月深且爲魔所  
攝去矣

爲善去惡乃學問中家常茶飯聖人與常人皆  
同其中有難有易有純有駁有安有勉耳鳥  
窠禪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學人云三歲  
孩兒也如此說師曰三歲孩兒說得百歲老  
人行不得故知宗門老宿皆不離爲善去惡  
之旨耳然須識得孰爲善孰爲惡不然將以  
惡作善矣聖賢亦有惡以心體微有不虛不

靈處卽是惡

古人專言悟則有時而遮脩不如是則悟不顯  
而非不必脩也專言脩則有時而遮悟不如  
是則脩不顯而非不必悟也蓋文字之道偏  
而不圓一顯則餘遮雙顯則不顯惟在讀者  
自悟耳

達磨西來專提悟門以不悟何所脩旣悟則自  
知脩求悟則不暇脩如今學者止辦得求悟  
一事古人忘食忘寢二三十年偷心盡絕乃

可云悟既悟而脩只須保護故不爲難所以  
諸家都不講脩陽明致良知亦是此意非全  
不脩也

有人言近來嬾者予曰公嬾于學問耳于情欲  
則極精進矣

學問病痛在何處曰不是全副精神在裏許  
卽欲立地使世情盡放得下是人人皆聖人也  
但常常學之親師取友道情漸切則世情漸  
放得下世情愈放得下則道情愈切

馬祖一喝黃蘗三日耳聾此等格外之機雖悟  
道釋子亦有不知者宗門謂之大法任他本  
朝陽明諸公猶然是義學依通未必能傳此  
訣竅也陽明且然况其下者乎

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  
語與七佛偈同爲禪髓語言之邊際止此過  
此則爲金剛圈棘栗蓬矣

有孔老有釋迦合之以治世出世然後謂之學  
有前世有今世有後世合之以至于百千萬

世然後謂之時習

問一切放下如可曰但恐是放逸

當體便是易不足以言之可言難乎動念卽畢  
難不足以言之可言易乎

凡極易者便極難凡極難者便極易

公案非實法古人明明說出此何待悟自非一  
種孟浪之極者決不作實法會但先輩生人  
死人牽牛奪食手段具在此中亦曰大法雖  
非無實法亦須于是無實法內條條有出身

之路不至傷鋒犯手所謂枯骨生花若直作  
無實法會一切抹殺置之不理顛預莫大焉  
快心行樂與苦心學道事原不相兼士大夫雖  
有苦心學道之志而與快心行樂之境相值  
勢不能舍此而就彼然行樂固其所難割而  
學道亦其所甚愛于是稍有見解則以行樂  
之事強附于道而曰卽此是道庶不捨行樂  
之事而亦不妨學道之名久之不知非且以  
苦心學道者爲多事也大慧所云全不脩行



臨終多爲魔所攝去者也予生平快心行樂  
人也非苦心學道人也少年無賴所云樂卽  
是道之語蓋身犯之及其後也始知露水見  
解不足以敵生死益信道之不可不學學之  
不可以不苦心也屢欲盡損所好以盡餘疑  
而消習氣而未幾時又爲樂境所奪去矣古  
人所云見道易守道難信非虛哉然每一犯  
之輒慙愧無地恨不得吞灰浣腸吸水洗胃  
至于樂卽是道之語予自知爲怨魔之說偶

見人言近于此卽覺蛆蟲粲粲已從其齒牙  
間落矣况敢身犯之耶佛是三界極果舍金  
輪天子之樂而受雪山之苦况其下者特士  
大夫與樂境相值未能受苦故姑就其所不  
能頓捨者而引之使不廢學久之而有所入  
則自能研求濁重情習亦可漸漸舍矣古人  
云豪貴學道難故有一二知有乘理者得其  
信足矣得其護足矣得其能有所解足矣豈  
謂道止于是也哉名位益高無明益重衲子

輩引誘之如捋虎鬚如秦驕子一事護持百  
過不計纔有所見卽入傳燈此以人恕我者  
也豈我所以自待者歟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以徹骨寒易撲鼻香千佛如是已胡不然古  
屈士學道如白蘇輩不能盡捨世樂詰其後  
來或曰海山仙也或曰紫府仙也海山紫府  
皆屬陰仙揆以佛果非魔而何予近年以快  
意行樂之故卽四大失調以至于病畏懼之  
甚自念生平莽蕩尚恐不得爲海山紫府中

人也以纖毫樂易萬劫苦一生顛倒可笑可  
憾有如此者况自明眼視之所謂樂者亦何  
常樂皆以苦爲樂耳而其所視爲苦者又何  
常不樂知足少欲心閒身泰固人世第一福  
也自今以後常常提撕必令熱處漸生生處  
漸熟則火坑中猶庶幾可出也夫

張旭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  
又公孫大娘舞見噐得其神此書家之悟門  
也何疑于禪見豸擊竹與此極有會

儒學要提起如主敬存心之類也禪門全要放下如息機忘見之類是也然惟放下乃能提起歇得妄心卽是真心歇得散心卽是存心往年看外道所云五部六冊亦無他過不過是說此心卽是佛不必拜佛等耳所謂妄稱法王者故大珠長老曰卽心卽佛者魔

士大夫寘身名利聲色之場安樂快活原無死生之慮而聞禪學是古今慧人所宜知以聰明領畧得一知半解者名之曰花草禪

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予問禪和子是何意荅  
曰只極言道不出也予失笑

語云學得一解兩解便向十字街頭賣解又云  
今日執筆學書明日便笑古人真大病也

有曰某人作知識教人好名好利好色予曰非  
也彼矯道學之偏耳道學本好名之極自云  
决不好名此則曰好名亦人之情與其陰好  
之而陽作此言不若直言之近真也好利好  
色皆然特聽者不思立言之旨而遂曰名不

妨好利不妨好色不妨好又一傳而愈差訛  
且將曰名當好利當好色當好矣三寫烏鴛  
此必至之弊耳

近溪老子只要于識情外當下明見真性以爲  
卽是未免認奴作郎以爲非是又似舍元殿  
裏覓長安此中自有消息非認昭昭靈靈者  
也

羅近溪曰有志之士外離塵欲內息意見亦須  
二三十年而後神明之體方得圓通吾輩看

得太易所以不得力也

顧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使之呻吟道子畫  
驢于僧房一夕聞有踏藉破迸之聲僧繇畫  
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鱗甲飛  
動每風雨則煙霧生若是無情不應飛走若  
是有情既乖四生之義何得有情請格物先  
生示之

二六時中豁然無所營慮是靈丹偶逐于境一  
念能轉是妙藥



與人同求而不同貪同求之跡顯而不同貪之神隱豈是人所易見

偶見龜甲上畫如刻鏤悟得心業畫師不可思議如此

識得一切有爲法不可得此人決定成佛故佛于此箇道理謂與人說一字一句者其福非喻所及蓋鄭重之極也讚嘆之極也展轉言言不啻口出

衆生三萬八千煩惱病止是一箇有字諸佛論

三萬八千清涼妙藥止是一箇幻字

人只道幻中淡澹寂寞不知幻中有無邊繁華  
富貴

士大夫先除理障後除事障

偶見人死一客曰看來只合快活予曰所謂快  
活者見得人世無常將奔波世間之念放下  
隨分處其間耳若便舍此求酒色快活是自  
速之死也

東坡云世之昧者便將頽然無知認作佛地若

如此是佛貓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  
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猫  
狗已入佛地不知釋典中猫狗等是似現量  
成道者爲真現量同中有真似耳

極明處是極暗處極暗處是極明處鐵壁銅牆  
正好走路

問西方極樂之業乘戒皆具者能生乎曰必生  
夫乘者悟也戒者脩也悟脩兼至理事一如  
雖微接引亦必從一佛刹至一佛刹隨意自

在矣兼之念佛安得不生上上品之類也又  
問曰有戒無乘者生乎曰亦生夫戒能遮諸  
惡卽微接引亦天宮中人也兼之念佛安得  
不生中品之類是也又問曰有乘無戒者生  
乎曰亦生乘理旣悟彼于波若氣分入之已  
深卽微接引亦是八部神衆如來座下諸眷  
屬矣兼之念佛安得不生無論彼通乘理卽  
身未具戒豈同五逆十惡者乎五逆十惡臨  
終十念可以往生况一生研行至理日孜孜

念佛而不生乎蓋沙門釋子所重在戒破戒  
卽爲非器若宰官居士原不責之以戒戒相  
不全無礙往生之路明矣然雖不具戒亦必  
勤行衆善非作惡也若作惡則卽有所見乃  
狂慧妄覺亦不得謂之乘也無乘無戒將不  
能無待臨終之勝緣耳豈可決其必生也哉  
中郎作西方論成伯脩爲作引命予屬草伯脩  
稍裁省用之今仍存其原稿其詞云香光子  
避囂山刹脩習淨業有一禪人濶視高步過

舍而譚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新撰淨土合論  
閱未終篇抗聲言曰若論此之法門原用接  
引中下之根何者中下根人智慧輕微業力  
深重以懷佛念佛獲生淨土如頑石附舟可  
以到岸誠宜念佛至于吾輩洞了本源此心  
卽是佛便于何處覓佛此心卽是土更于何  
處見土于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  
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纔說成佛已是剩語何  
得更有分淨分穢捨此生彼之事若于此處

悟得是自在閒人卽淫怒痴皆是阿彌平等  
道場如如不動何乃舍却已佛拜彼金銅且  
謂悟與未悟皆宜脩習無事生事吾所不曉  
香光子聞而太息曰若汝所言止圖口角圓  
滑不知一舉足將墜于火坑也生死無常轉  
盼卽至如何熟記宗門見成相似之語以爲  
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言  
世間一蚤一虱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  
無別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

常增得一分衆生墮三塗趨生灰海本體未  
常減却一分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灰涅槃  
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衆生于此證入亦  
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泯絕心量超越  
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著至  
于進脩法門于無修證中脩證于無等級中  
等級千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  
足下足之處從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  
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



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千經萬論無不通曉及問渠本命元辰便將經論見成語言抵對除却見成語言依舊茫然無措所謂數他家寶已無分文其或有真實脩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如盲無導止獲人天之果不生如來之家于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剗其語言塞其解路撥其情識令其苦叅密究逆生滅流生滅情盡取捨念空始

識得親生父母歷劫寶藏却來看經看教一  
一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脩以佛知見淨  
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脩水月之梵行登陽  
燄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取寂證是謂佛  
種止如杲日當空行大王路不同長夜趨走  
攀荆墮棘豈謂一悟之後卽同極果如供奉  
問岑大虫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岑曰  
未證奉曰何以未證岑曰功未齊于諸聖奉  
曰若爾何得名爲大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

亦得名爲善知識也弘辨禪師曰頓明自性  
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順性  
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馮山曰初心從  
緣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  
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脩也不可別有法  
教渠脩行趣向若論諸祖師爲人之處壁立  
萬仞大火聚中觸之卽爛刀鎗林裡動著便  
曉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至機緣之外平  
實商量未常盡絕階級盡遮脩行傳燈錄中

分明詳悉大慧中峯言教尤爲緊切血誠勸  
勉惟恐空解著人墮落魔事何曾言一悟之  
後不暇脩行頓同兩足之尊盡滿涅槃之果  
後世不識教意不達祖機乃取喝佛罵祖破  
膽險句以爲行特昔之人爲經論所障猶是  
襍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記禪宗語句  
排因撥果越分過頭是日取大黃巴豆以爲  
茶飯也自悞悞人弊豈有極是以纔入此門  
便輕十方如來莫不自云無佛可成無行可

脩見人念佛則曰自性是佛見人脩淨土則  
曰卽心是淨言參禪則尊之九天之上言念  
佛則踈之九地之下全不思參禪念佛總之  
爲了生死同是出苦海之橋梁越界有之寶  
筏事同一家何勝何劣參門之中所悟亦有  
淺深念佛之衆所脩亦有高下如何執定參  
者卽是上根念者便爲中下自達摩西來立  
此宗門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  
說理者多通理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似粟

同云入悟其實迥別至如般若緣深靈根風  
植伽陵破卵香象絕流或見根宗于片言或  
顯威用于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或有懷  
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舍彼塵情究此大事  
不怙小解惟求實知臥薪嘗膽飲冰吞檠如  
此三十年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針劄偷  
心死盡心華始開此後又須潛行密脩銷融  
餘習法見尚捨何況非法若趙州除粥飯是  
禰用心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林四十年

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煙銷灰  
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  
自在詰其所證恐亦未能超于上品上生之  
上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  
智慧具大辨才住持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  
于楞伽會上遙爲授記然亦不過曰證初歡  
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觀經中上品上生  
生于彼間一刹那頃亦證初地今宗門諸大  
祖師縱使見離蓋纏語出窩臼豈能卽過龍

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級  
之見而生于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  
等則禪門諸人所証豈能獨過良以上品上  
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  
禪門之修止是念佛往生別耳然吾以爲禪  
門悟修之士旣不能取無餘涅槃又不肯取  
有餘涅槃必入普賢行願之海若不捨一身  
受一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刹至一刹供養  
諸佛旣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



止在鴈行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其  
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難勝習  
一念不盡卽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  
胎如五祖戒爲東坡青草堂作魯公隔陰之  
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  
總般若緣深不落三塗而出房入房亦太辛  
苦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  
泰矣况後世宗風日衰根器日劣發心不真功  
夫又不純一偶於佛祖機鋒知識語言或悟得

本來成佛處當下卽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  
說不及一切不可得卽不可得亦不可得處  
將古人語句和會無不相似旣得此相似之  
解卽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  
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得脩行本空輒任  
意以壞脩行謂檀本空也反舍檀而取慳謂  
忍本空也反聽隨而寘忍言戒則曰本無持  
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  
舍亂取定聽情順意踏有譚空旣云法尚應



規矩口言往生是小乘法令人脩習已乃晏  
然或至經年不拜一佛經年不禮一懺經年  
不轉一經反看世間不必有之書行道人不  
空行之事使後生小子專逞聰明惟尋見解  
纔有所知卽爲一超真入更復何事輕狂傲  
慢貢高恣睢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父旣報讐  
子遂行劫寫烏成馬展轉差謬不念世間情  
欲無涯隄之尚溢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  
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必流自悞悞人安

免淪墜若不爲魔所攝定當永陷三途刀山  
劔樹報其前因披毛戴角酬還宿債莫云我  
是悟達之人業不能係夫謂業不能係非謂  
有而不有正以無而自無生旣隨境旣動死  
安得不隨業受生眼前一念嗔相卽是怪蟒  
之形眼前一念貪相卽是餓鬼之種無形之  
因念甚小有形之果報甚大一念之微識田  
持之歷千萬劫終不遺失如一比丘以智慧  
故身有光明以妄語故口流蛆虫一言之微

得此惡果雖有智慧終不能消況今無明煩惱熾然不斷欲以相似見解消其惡業冀出三塗無有是處嚮使此等不得少以爲足常如說以脩行終不自言我已悟了卽心是佛豈可復同中下念佛求生了達生本無生不妨熾然求生卽心是土蓮邦不屬心外不釋禮拜不舍念誦智力行力雙轍竝進方當踞上品之蓮臺坐空中之寶閣朝飯香積夕遊滿月回視胎生之品不于寶地不聞法語不

見法身象馬難羣雞鳳非類何況人天小果  
甕中蚊虻者哉而乃空腹高心着空破有卒  
以偏執之妄解櫻非常之果報不與阿彌作  
子却爲閻羅之囚不與淨衆爲朋却與阿旁  
爲伍棄寶林而行劔樹舍梵音而聽叫號究  
其所受尚不能與世間無知無見之人行少  
善事作少功德生于人天者等毫髮有差天  
地懸隔可不哀歟然則宗門中人上之未必  
能超于上品上生而下之已墮三塗故知此

道險難未易行遊成則爲佛敗則爲魔王虜  
分于彈指卿烹別于絲毫苦樂之分宜早擇  
矣况今代悟門一脉不絕如綫禪門之中寂  
寥無人止有二三在家居士路途端直可以  
流通此法然旣爲居士不同沙門釋子猶有  
戒律縛身方寘身大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  
雖于營幹世事內依稀得一入門而道力甚  
淺業力甚深卽極粗莫知淫殺之業猶不能  
植身不行何况其細生死之間安能脫然徒



見豪奢如于頔奸惡如呂惠卿夏竦躁進如  
張天覺風流艷如白樂天蘇子瞻等皆列于  
傳燈便謂一切無礙不知從上諸人雖具正  
見若謂其從此不受分段業不能係吾未敢  
許方當長夜受報未有了期故知念佛一門  
于居士尤爲喫緊業力雖重仰借佛力免于  
沉淪如負債人藏于王宮不得抵償旣生佛  
土生平所悟所解皆不唐損生死催人出息  
難保早尋歸路免致忙亂縱使志在叅禪不

妨兼以念佛世間作官作家猶云不礙况早晚禮拜念誦乎且借念佛之警切可以提醒參禪之心借參門之洞徹可以堅固淨土之信適兩相資最爲穩實如此不信真同下愚石頭居士少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或鋒迅利語言圓轉尋常與人論及此事下筆二言不踏祖師語句直從骨髓流出活虎生龍無一死語遂亦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嘲風弄月登

山玩水流通文酒之場沉酣騷雅之業懶慢  
疎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所幸生  
死心切不長陷溺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  
浮解實情未能相勝悟不脩行必墮魔境佛  
魔之分只在頃刻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  
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  
下之疑未之盡破及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  
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脩習于是採金口  
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

發揮附以已意千波兢起萬派橫流詰其滙  
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爲宗以  
悟爲導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不亂念  
念相續爲符持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以深信  
因果爲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叅發心持戒念  
佛者遂得五人共欲流通以解宗教之惑香  
光識劣根微久爲空見所醉縱情肆志有若  
狂象去年沈湎之夜親遊鬲子地獄裂火洞  
然見所熟譚空破戒亡僧形容虺羸跛足而

過哭聲震地殆不忍聞及寤身毛爲豎遂亦  
發心歸依淨土後讀此論宿疑冰釋所以今  
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浪子憐客汝宜盡刻  
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  
久遲疑于是禪人悲淚交集自云若不遇子  
幾以空見賺過一生子生我矣懇求案集作  
禮而去時萬曆庚子仲春之廿有三日也  
檢二六時看情多耶想多耶情想二字不必拘  
定釋氏之說只善便是想惡便是情也若純

想卽神明超升亦自然之理何俟釋氏拈出  
予終日讀書選書或時有揮灑人問予何不見  
公脩行予曰卽此是予脩行也予讀書時常  
取法水灌溉心骨發爲文字讚嘆波若此等  
業還屬情耶想耶則謂予非大脩行不可

珂雪外集卷之十二 終